

吴建贤（1945.5—2007.5）是以精于笔法笔力健而著称的上海书法名家，以正、行书名世。书风清刚峻拔，奇肆豪放，尤善作榜书。上世纪70年代末，我有幸拜建贤师学字，至今已30多年了。但当年学字往事，建贤师对书法艺术的真知灼见和不懈追求，至今令我难以忘怀。

学字之初，老师便与我“约法三章”。一是“定帖”。我选欧字，原以为老师也是从欧字入手，用自己的字教我，驾轻就熟，绰绰有余。但他却说：“我的字，是吴建贤

的欧字，你看看就可以了。学欧字必须学欧阳询、欧阳通的《九成宫》《道因法师碑》。花

我个十年八年苦功，才可能把牢脚跟、立住门庭”。多年后，我才明白老师这番话里蕴含的“取法乎上”、“心摹手追”的深意。二是“定量”。每天要笔不离手，三寸大字，一日临二百，不能马虎敷衍。三是“定时”。每周两次登门上课。我一一应允，并长期坚持。我心里明白，自己天分并不高，悟性又不强，但对书法的韧劲是有一点，肯坐冷板凳。老师之所以看中我，如师兄弟所称“对耀鸿偏爱有加”，其一是老师觉得“勤能补拙，孺子可教也”，其二是老师对书法艺术的极端热爱，希望能“薪火传承”。

老师平时待人随和，挂在嘴边的就是“戏靠

跟建贤师学写字

胡耀鸿

跟他时间长了，偶尔也会与我开一两句玩笑。但对于写字，却异常严谨、严格，甚至有点严厉。从执笔、起笔、运笔、收笔学起，点、横、撇、捺、竖、折、勾，动作要领不疏漏、不含混，务求与原帖笔笔相似；提、按、转、折，笔顺笔势都要交代得清清楚楚，不能一笔带过、苟且了事。上课时老师先作讲解分析，然后示范。有时看我还不领悟，或者遇到特难写的字和笔画，如欧字的“勾”，就索性把我我的手操练。那时我年纪尚轻，课余时间全放在学写字上，久了就有点觉得枯燥，有时一“犯困”，作业就会有些懈怠，未能达到“笔笔清”的要求。这瞒不过老师的“法眼”。他会一边指正，一边勾起食指在我头上轻轻

“笃”两下（上海话叫“吃麻栗子”）。多年过后，有一次，他提起往事，笑称：“耀鸿的字，是我‘笃麻栗子’笃出来的”。其实我心里明白，当时我虽“少不更事”，有些委屈，吴老师是否苛求了一点，后来也慢慢体会到老师的一番苦心。由此也养成了我对书法艺术和传统文化的敬畏之心。

老师平时话不多，常挂在嘴边的就是“戏靠

近年来几次去欧洲旅游，它的蓝天白云、优美的自然环境、深厚的文化艺术底蕴固然引人入胜，但感触更深的是那些颇具人性关怀的细节。

那次去意大利，第一站是米兰。在参观了米兰大教堂后，我想去洗手间。导游说过，米兰大教堂旁边有家匹萨店，里面有洗手间。当我走进匹萨店，左顾右看找洗手间时，一位正在拖地的清洁工迎上来，用手示意洗手间的方向。我道谢后发现，匹萨店内部是与其他商场连在一起的。我循着标志，走下一层楼、又走下一层，看到下面也是大商场，洗手间前面已有人在排队，他们手里都拿着五角欧元硬币，像进地铁一样，放一个硬币，进一个人。我刚到意大利，还没有消费，口袋里只有大面值的欧元。就在我犹豫间，一位管理员马上用钥匙打开身边一间残障人专用的洗手间门，示意我进去。我连连道谢。用完洗手间出来，走到楼梯口，正要上楼梯，一位胖胖的老太走到我面前，用手示意——我一看，原来旁边有电梯。我自然又是连声道谢。当

唱、字靠写”。乍一听，大白话，连小孩都懂。慢慢咀嚼，就能品出个中滋味了。如同唱歌先要把音唱准，唱戏先要“入腔入调”，书法历来是把运笔、掌握笔法放在首位的。建贤师说：“中国书法是世界上最独一无二的高级艺术，书法是书法，书中有‘法’，就是要按照手的生理特点和圆锥形的毛笔特点，遵循汉字书写的法则去写，才能写出优美的线条，有生命力的点画，苦出气韵意味来”。“不下苦功、不懂笔法、不讲传承”，拿起毛笔就“信笔为体、聚墨成形”，他称之为“揩”字，如同拿块抹布擦桌子。老师不屑这种“三不书法”，一再叮嘱：“字不能‘揩’，要靠写”。先做到“笔笔清”，进而追求“笔笔有活趣”。

跟建贤师学字近卅

载，朝夕相处、耳濡目染，他对书法艺术的执着，尤其是敢于否定自己，追求更高境界的精神深深感染了我。早年，他曾学“沈”字，人称“小沈尹默”。他不以此自得。后受教于沙孟海先生，攻米南宫、黄道周、倪元璐、王觉斯等历代大家，博采众长、自成一家，人称“海上用笔高手”，仍不改初衷、不理俗务，醉心于砚田，怡然于书道。他要求我学书，初要专一、次须博涉，讲传承不能泥古不化，有新意不能故作姿态，还亲自把我引荐给沪上书法名家张森老师，使我得益不少。

天不假年，7年前恩师驾鹤归去。忆往事，仿佛又看到老师挥毫作书，翻腾起倒，神采飞扬，字里行间天真横溢，赏心悦目、妙不可言。耳旁也常响起恩师“字要写、不能揩”的谆谆叮嘱。我想，不忘恩师教诲，努力写好中国的毛笔字，就是对恩师的最好纪念和报答。

感人细节

任海杰

我走进电梯，却看不懂按钮上的意大利文，老太发现后，急忙走进电梯，索性把我送到楼上。

上一次洗手间，得到三个人的帮助，我心里的温暖无以言表。

我们的旅游，从意大利北部的米兰开始，直到南部的那不勒斯结束，然后从那不勒斯机场转道德国的法兰克福机场回沪。在那那不勒斯机场，正当我背着包，向登机口走去时，感觉后面有人拍我肩膀，回头一看，是一位机场工作人员、中年妇女，她对我热情地边说边用手势比划，原来她叫我不要走，等她用专车来送我到登机口。一会，她开车到我身边，笑着请我上车。我连声谢她，她笑着摆摆手。车开了一会，看见前面有位老太太，她马上在老太太身边停下，请老太太上车。一路上，我见她始终笑容满面，热情开朗，感觉在做一件很开心的事。把我们两位都送到登机口后，我再次向



去国20年，独为异乡客，却践履圣贤之学、传播故国文化。身为他国宾师，以“极光明俊伟的人格、极平实渊博的学问、极诚挚和蔼的感情”（梁启超语），赢得举世尊重。他叶落而未归根，却历尽数百年沧桑，被故土视为文化输出的先行使者。

他与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方以智并称清初“五大师”。他的名字叫朱舜水（名之瑜，字鲁屿，号舜水），浙江余姚人。

每当我读到有关他的记载，或探访他在余姚的遗迹，总会惊叹于他的传奇人生：浙东20年、浙西25年、东南亚15年、最后终老于日本，23年。复明无望后，他没有像黄宗羲那样归隐山林，也没有像朱耷那样，寄情于笔墨，“墨点无多泪点多”（朱舜水的先祖为朱元璋的族兄，故也算是皇族后裔），而是采取了抛家舍业、去国离乡这样决绝的出走方式。

他长期以故乡先贤严子陵为楷模，清风傲骨，不仕朝廷。然另一方面，他又心存复明梦想，不得不寄希望于一些反清将领的军事作为，比如直下镇江、兵临南京的郑成功。但当这一切军事行动都接连遭挫之后，朱舜水顿感万念俱灰，刚烈的性格使他不愿苟活于清朝的统治之下，那就只能挂帆远走了。到日本后，作为外国人的朱舜水首先经受了生存的考验，很快，便风生水起。

也许我们不必再列举他在日本的种种事迹。我们只需知道，他以道德高尚、近乎圣人的完美形象，赢得了举国声誉，被水户藩主德川光国（相当于宰相）奉为宾师（国师），并亲执弟子礼。他学业解惑，对弟子们“抚之如慈父，督之如严父”，还时常带领学生“行古礼、定仪制、详礼节”，传授中国的儒学经典。他弘扬“实理、实学、实用”的经世致用思想，大力推介中国的科学技术、工艺技能等先进文化，深刻影响了日本人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并构成对其后明治维新运动最重要的思想启蒙，被尊为“日本的孔夫子”。

他晚年身染重疾，为避免传染给别人而谢绝诊疗，临终前把一生积蓄的三

千余金悉数还公。1682年4月17日，朱舜水溘然长逝，享年83岁。德川光国碑书“明征君朱子墓”，谥号“文恭”。

他在日本名声大震，在国内却近乎销声匿迹，几百年间民众毫不知晓明朝有这么一位终老异国的伟大遗民。虽然在同治末期，朱氏族人朱湛然借访日之便，带回28卷《朱舜水先生文集》，但也绝不可能作大范围传播。直到黄遵宪（晚清第一任驻日公使参赞）的出现，才使得朱舜水的影响初涉国内层面。黄遵宪在他的《日本国志》中提及了朱舜水，并赋诗道：海外遗民竟不归，老来东望泪频飞。终身耻食兴朝粟，更胜西山贼采薇。随着晚清留日学生相继把朱舜水的相关信息回传国内，加之章太炎、康有为、梁启超、鲁迅、马一浮等文史大家的推波助澜，朱舜水的名字才逐步在故乡的土地传播开来。

台湾学者宋越伦指出：“如鉴真是中古时期日本文化的开拓者，则朱舜水在近世日本的开化史上所占的地位，实更较鉴真为重要”（《中日民族文化交流史》）。

朱舜水与鉴真的东渡日本确有一可比照之处，虽然他们之间从时间跨度上讲相差了900年左右。首先，他们都在中国文明程度明显高于日本、而日本对中国文化敬慕待哺的历史背景下去到日本的；其次，他们都是一去不返，终老日本。另外，他们都是扬名于外、沉寂于内，鉴真差不多被故土冷落了1000年，朱舜水则是整个清朝时期在国内不闻无名，这和玄奘（主动谋求文化输入）和郑和完全不同，他们也是载负使命，远涉异国重洋，但毕竟都回到了故土。

由此可以看到，文化的跨国输出和时空的浩瀚载传，在鉴真和朱舜水这两个历史人物身上构成了一个大循环。当年的朱舜水是孤身一人离开故土的，没有亲友、门生相伴。鉴真和尚至少还有几名随从，可以称作文化使团。

但孤独的朱舜水，却就此走出了一条文明拓展之路，圣学弘扬之路。他一去四百年，杳如黄鹤，又翩若惊鸿。

风月情怀

那秋生

在东岳泰山上有一块石刻，上面是“虫二”两字，古称谜石。后来方知谜底曰：“风月无边”。

诗歌总是与风月有缘的，因为大自然在诗人的心目中就是至高无上的“天”，表达了“天人合一”的理念。

陆游就是一个典型的“风月”诗人，他就因为“嘲咏风月”而受到朝廷的罢黜，成为宋代文坛上一桩著名的冤案。我们不妨读读这些诗句：“风生云尽散，天阔月徐行”；“月能从我醉，风欲驾人仙”；“溪涨清风拂面，风落繁星满天”；“庭花无影月当午，檐树有声风报秋”；“人门明月才堪友，满榻清风不用钱”……如此美景佳境，何罪之有？

一个人有两只眼睛，既要关注人生，也要关注自然——“风”能舒神朗体，“花”能赏心悦目，“雪”能净胸畅怀，“月”能怡情惬意。现代人何妨忙里偷闲，增添些风月情怀，做一个雅俗共赏的人嘛。

一张二十年前的老照片引发了一次难忘的聚会。



高士云水间

喻军

虎宝咪咪

（中国画）

陆葆泰



1983年10月28日，我担任了市青联常务副秘书长，直至1989年底“扶正”，1992年5月调转浦东工作，连头带尾近十个年头，恰似我的北大荒知青生涯（1969.5—1978.5），两个十年，铸就了我渗入骨髓的人生观、价值观乃至性格特征。

市青联被誉为“小政协”，堪称藏龙卧虎之地，委员尽皆业界翘楚、青年才俊，初次接触，我很有些惶恐和自惭，觉得与众多委员明显不在一个档次，挺长一段时间，举手投足分寸感略失，缺乏自信，但这也促使我放低身段毕恭毕敬地做事，试图以热情换真心以竭诚服务赢取高度信赖，并渐渐找回感觉形成自己刚柔相济的工作风格，时光荏苒，青联大舞台成全了我，在几无功利心

和铜臭气的醇厚氛围下，我有幸与万学远、黄奇帆、王生洪、陈爱君、施大畏、沈国洪、王安忆、赵丽宏、关栋天等风云人物结为至交，他们亦师亦友令我受益终生。

青联委员覆盖各行各业，包容性强，本身就是一个难得的人才库、信息库和资源库，通过丰富多彩的联谊活动，第一时间获取前沿信息，不同专业之间的藩篱和屏障被拆除，委员们眼界顿开，迅速实现跨领域对接，难怪有人戏称这是真正的“蓝海战略”。各界别委员聚会大多家庭式+AA制，或自带冷盆一字摆开（菜肴事先说定避免重复），再由主人家提供几个热炒；或每人付上5—10元不等分摊餐饮费，席间嬉笑怒骂插科打诨气氛极佳。委员

集中活动每年不少于两三次，无论外出还是自娱，必带一定主题，尤其是社会考察，有的放矢，以凸显青联人才荟萃的“溢出效应”。

2010年世博会前夕，部分老委员聚会，所列主题即

决定人生轨迹的十年

杨德林

“友情、世博、展望”，副题是“我们曾经年轻，我们不再年轻，我们依旧年轻”，仍然沿袭了青联活动“主题先行”的传统。此次聚会，我将当年口碑颇佳的几次活动用快板书形式串联起来娓娓道出，勾起众人回忆，引得一片笑声：淀山湖畔逐春意/海盐街头访布衣/南去直飞沙头角/北行蜿蜒到

边地/八角亭中谈古今/九曲桥旁论时弊/丁卯上展迎兔年/庚午声里又簇拥在浦江游轮笛声里/老朋友（那个）相聚多欢喜/点点滴滴丝丝缕缕分分秒秒时时刻刻一片一片悠悠地飘落在岁月的美好记忆里。

青联活动不论大小，均晃动着我们顾长身影，从创意策划到临场发挥，乃至必要时票务推广，我都要“轧一脚”，长而久之，练就了几分真功夫，对文化操盘很有些心得，成为委员中认可度最高的“御用金话筒”。调至浦东分管文化逾22年（其间当了三年世博局活动部长），积习难改，不时技痒，除倾力做好公益性群众性文化等本职工作外，始终对必须经受市场考验的商业性会展演艺项目情有独钟，每战必胜，其

巅峰之作便是2003年夏秋两季浦东“环球嘉年华”，此系我率队引进，并出任总策划兼总指挥，秉承“卖的就是尖叫，玩的就是心跳”的娱乐至死精神，76天接待游客221万，总营业额2.42亿，上缴税收5238万元，一举支撑起羸弱的浦东文化发展基金，国内外数十家媒体竞相报道，更被MBA教材引为年度经典案例。人生难料，世事如棋，花甲之年细细盘点，总体上过得还不错，不禁从心底感激那些于青联时期结识的良师益友们，他们的不离不弃一路扶持，无疑是命运对我最丰厚的馈赠，令我积极而警醒，在一定意义上，是青联十年决定了了我的人生轨迹。

十日谈

我与青联

